



辽宁省一九五九年文艺观摩演出大会作品选

骨肉深情

GU

ROU

SHIN

QING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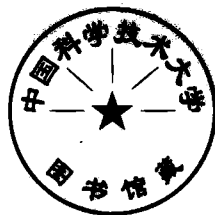
赫乃炎 柳元基 李永信 著

春风文艺出版社

辽宁省一九五九年文艺观摩演出大会作品选

骨肉深情

赫乃炎 柳元基 李永信著



春风文艺出版社

1959年 沈阳

骨肉深情

赫乃炎 柳元基 李永信著

☆

春风文艺出版社出版（沈阳市沈阳路二段宫前里2号） 辽宁省文化局书刊出版业登记证出字第3号

沈阳市第二印刷厂印刷 辽宁省新华书店发行

787×1092 1/16 • 2印张 • 2种良 • 1插图 • 36,000字 • 印数：1—16,000 统一书号：T10158·113

1959年12月第1版 1959年12月第1次印刷 定价(7)0.24元

人 物：朴云姬——朝鮮某里委員長，五十多岁，当年抗日游击队队员，朝鮮劳动党党员。

程柏山——中国人民志愿軍某团参谋长，五十多岁，当年抗日游击队联络员，中国共产党党员。

金 星——朴云姬的儿子，后改名張根。中国人民志愿軍战士，十八岁，青年团员。

程 妻——程柏山的妻子，后改姓張。鴨綠江畔某农村积极分子，金星的养母，五十多岁。

順 爱——朴云姬的娘家侄女，十七岁。

李老汉——朝鮮某里农民，六十多岁。

王支书——某农村支部书记，五十多岁。

小 王——某农村青年，二十多岁。

人民軍某团参谋长。

人民軍战士若干名。

中国人民志愿軍班长。

中国人民志愿軍战士若干名。

朝鮮女孩甲、乙。

朝鮮群众。

中国群众。

日本鬼子軍官。

日本鬼子士兵若干。

二狗子。

第一場 遇 敌

人 物：朴云姬，日本鬼子軍官，鬼子士兵，二狗子。

时 間：一九三三年，深秋。

地 点：长白森林路上。

〔在鬼子喊叫声、枪声中幕启。〕

〔朴云姬内唱：“身后敌兵追的紧，”背婴儿上。〕

朴云姬：（唱）黑夜茫茫路难寻。

送罢情报回大队，

不幸途中遇敌人。

身负重伤痛难忍，

看来今晚难脱身。

有心回到游击队，（欲走又止）

不能!

引来敌兵队伍难保存。

也罢!

舍身诱敌我往绝路上奔，(儿哭)

呀!

怎割舍娘的亲骨肉金家这一条根。

哎呀! 这次进山恐怕是九死一生，可是孩子怎么办?

(思索)有了! 我把孩子藏在路旁，万一有人拣了去，也能保住这条小生命。

万一和敌人同归于尽，

又何必牺牲两个人!

解下婴儿草中放，(放儿，欲走，儿哭，急回，又紧儿抱紧)

阵阵哭声撕碎娘的心。(枪声逼近)

豺狼成群鬼子又逼近，

儿呀! 儿呀! 死活不能离娘身。

抱起姣儿我往森林奔，……(下)

[鬼子军官、士兵、二狗子追上。

鬼子军官：搜! (众搜)

二狗子：报告! 没有。

鬼子军官：追! (众下)

(幕)

第二場 互 救

人 物：朴云姬，程柏山，程妻，鬼子軍官，士兵，二狗子。

時 間：緊接前場。

地 點：長白森林中，程家門前。

〔朴云姬背嬰兒上。〕

朴云姬：（唱）走不盡崎嶇山路路途艱險，

按不住傷口血流流透衣衫。

頭昏眼花雙腿軟，

心似火燒口舌干。

咬緊牙關把路趕！（跌倒，見程家門·喜）

猛抬頭看見程家心喜歡。

我怎么来到了程家，待我进去躲避一下。（上前欲叩門，又止）不行！程柏山是我們游擊隊的聯絡員，不能連累他，我還是得走！（孩子哭）哎呀！为什么不把孩子交給他呢？（解開背在身上的孩子。又欲叩門，又止）不可！老程見到我不會放我走，萬一藏不好，大家都活不成。（為難）我何不寫封血書連孩子一起交給他呢，對！

(唱) 只曾想和敌人同归于尽，

不料路遇程家门，

但愿金星能得救，

我总然牺牲也放心。

忙解锦带写书信，

托与战友养儿成人。(解带，用伤口鲜血写血书，写完
后，放儿欲走，儿哭，又急圆)

我那金星儿呀！

我儿的哭声阵阵紧。

声声刺痛娘的心。

别怨为娘不带儿走，

怨只怨万恶的敌人逼我母子两离分。

但愿得儿长大替娘报仇恨，

再报答程家抚养救命恩。

用手擦去孩儿脸上泪痕，

让妈妈再……再将孩儿亲上一亲。(哭声)

阵阵枪声催的紧，

忙将我儿放在程家门。(叩门)

[程柏山内白：“谁？”]

朴云姬：我，老程快开门！我是朴云姬。(跪下)

[程家夫妻上，左右寻视，闻孩子哭，抱起，发现血带，惊。]

程柏山：(念诗) 长白森林托金星，

鴨綠江深比友情。

為保中朝捐生命，

母志未遂兒繼承。

——母遺字——

〔鬼子內聲：“追！”〕程忙將血帶揣在懷內，鬼子等搜過。

哎呀！不好，老朴出事了。不行！我得救她脫險。

（將孩子交給妻子）光子媽，快把朴大嫂的孩子抱進屋。

把光子的衣服給換上。你要保住孩子，我去救朴大嫂！

程 妻：你要多加小心！（抱孩子進屋）

〔鬼子軍官、士兵、二狗子上。見程欲走，忙用刺刀逼住。〕

鬼子軍官：站住！幹什麼的？

程怕山：砍木頭的老百姓。

二狗子：（走近程，看了看）報告大隊長，他叫程怕山，是個砍木頭的。

鬼子軍官：嗯！你說！那個女游擊隊員跑哪兒去啦？

程怕山：我沒看見。

鬼子軍官：沒看見？（對眾鬼子）給我搜！

〔鬼子士兵、二狗子等，到處搜查，程妻抱着未滿周歲的獨生子——程光被逼出，二狗子抱着金星出，程怕山搶過二狗子手中的孩子，立在一旁〕

鬼子士兵：報告大隊長！沒有。

二狗子：太队长，搜出两个小孩来。

鬼子军官：两个小孩？（走进程妻）放下！（程妻被迫放下孩子）你的孩子？（又走进程柏山）你也放下！（程也将孩子放在地上）你的孩子？

程柏山：是！都是我的。

二狗子：（走向程柏山，阴险地）我说程柏山，你不就一个小孩吗？啊？哈……

程柏山：这……

鬼子军官：唔！明白啦。（通进程）哈……你还有什么说的吗？快讲出来吧，把那个女游击队员藏哪去啦？

程柏山：我真的不知道。不信你们翻吧！

〔一阵骤雨声枪响，女鬼子一惊。〕

鬼子军官：啊？这是什么？

〔两个鬼子士兵将朴云姬架出。〕

鬼子士兵：报告大队长！她昏倒在草地上。被我们给搜出来啦！

鬼子军官：好！（急扑向朴，上下打量）你往哪儿跑？快说！游击队在什么地方？

朴云姬：（忽视）长白山到处都是。

鬼子军官：（一声惊叫）啊……你不说？（拔出腰刀）嗯！

朴云姬：（挺身立起，逼向鬼子）你杀吧！中朝人民千千万，你是杀不完的，总有一天，要把你们千刀万剐！

鬼子軍官：（吓得步步后退，无意中碰哭脚下的小金星，朴上前欲抱起孩子，却被鬼子一脚踏倒）你的小孩？啊……很好很好，你說啦叫你抱孩子回家。（朴不語）你說不說？

朴云姬：不說。

鬼子軍官：好！我砍死你的孩子，看你說不說！（高舉腰刀欲砍，程柏山急扑上前搶去孩子）

程柏山：（厉声地）不能杀！这是我的孩子。

鬼子軍官：你的孩子？

程 妻：（走近程，將金星从丈夫手中抱过去）是我的孩子。

鬼子軍官：（狡猾地走向地下的另一个孩子，对朴）那么說这个是你的妻！（程妻欲扑上去抱起自己的亲生子，却被程柏山拦住）你說吧，不說你的孩子可就完啦！

朴云姬：（急上前抱起程光）我不說，要杀杀我，这不是我的孩子。

程柏山：（走近朴）大嫂，你認錯了。

朴云姬：（感激地）不！你認錯了。

程柏山：不！我沒認錯。

朴云姬：老程，这……这絕不行！（欲上前換孩子，被程妻拒絕）大哥，大嫂，这……这絕不行！

鬼子軍官：（万分阴險地）哈……（对鬼子兵和二狗子）来！管他誰的孩子，給我扔到山澗里去！（二狗子上前和朴云姬夺孩子，朴死拚不放，被二狗子踢倒，手举孩子欲扔）慢着！哈……你說啦吧，还不晚，啊？

朴云姬：（挣扎起身，一头撞向鬼子，鬼子怒横）扔！

〔二狗子将程光扔入山洞。程妻、朴云姬同时扑向山洞边沿，鬼子士兵用刺刀架住〕

朴云姬：
程妻：（同唱）一見孩子把命喪，

怎不叫娘痛斷肝腸。（程妻昏去）

朴云姬：（唱）这舍子的恩德比长白山重，
这救子的情誼比鴨綠江水长。

鬼子軍官：你說了，吧，要不說連你也別想活！

朴云姬：鬼子！

（唱）鬼子你不要逞瘋狂，

血債要用血來償。（起身又欲和鬼子拚，又被鬼子踢昏在地）

〔鬼子軍官走向程柏山。〕

鬼子軍官：（狡猾地）你們是朋友，都是游擊隊。就不要再瞞我啦！請你給我們帶路吧！

程柏山：我什麼也不知道，不能給你們帶路。

鬼子軍官：好！那麼說這個小孩你也不想要啦？对不起！（舉起腰刀，怪聲吼叫）呀！

程柏山：（一手架住刀）住手！（思索，計上心頭）我給你們帶路。

鬼子軍官：好！（放下刀）那就請吧！

程柏山：（走近妻，慢慢將她扶起，把金星交給她，從腰中掏出血帶放在上衣兜裏。再將上衣脫下，給金星蓋上，意味深長地）光子他媽，

外边秋风凉，把朴大嫂和孩子领到暖和的地方去吧！

鬼子军官：（催程）走吧！（程转身欲走）站住！（冷笑）哈……舍身救友，你好大个义气呀。来！（对二狗子，指朴）把她也给我带上。（对程）你带错了路，你们都别想活。回过头来再收拾你老婆孩子。走！

〔众鬼子押程、朴下。〕

程 妻：（见丈夫被逼走，忙放下孩子，焦急万状）光子爹！光子爹！（追了几步）

（唱）丈夫他分明是逼走了敌兵，

暗示我保婴儿远路逃生。

光子爹此一去难保生命，

朴大嫂忍痛离开她的小金星。

我恨，恨鬼子灭绝人性，

拆散了我們夫妻摔死了我的孩子在山涧中。

（扑向山涧）

儿啊……

眼望着山涧万丈深深不见孩儿影。

耳听得阴风飕飕刮听不见孩儿哭娘声！

儿啊……

我总然喊破喉咙难把儿唤醒，

我总有万只手也难救儿复生。

哭孩儿千行热泪似泉涌，

恨鬼子咬碎牙齿气难平。

鬼子啊……

我要跟你们把命拚，

挺身站起，我要追鬼子兵。（跑去，金星哭急转，抱起金星）

孩儿哭声把我惊醒，

转回身来抱起金星。

我怎能忘了丈夫嘱托，

抛下孩儿孤苦伶仃。

你虽然不是我的亲生子，

这革命的后代不能牺牲。

金星啊！

咱母子刀山火海也要活命，

咱母子天涯海角去求生。（向山洞深处，望望死去的孩儿，回身带好房门，拭泪下）

〔鬼子内声：“快走！”押程、朴走上。〕

鬼子军官：嗯？这是什么地方，怎么又转回来啦？

〔众鬼子搜过后，惊疑。〕

二狗子：报告大队长！咱们上了他的圈套，走进了迷魂阵。

天，这么黑，恐怕咱们出不去啦。这里没有游击队，他老婆带孩子跑啦。

鬼子军官：（猛揪住程）好哇！游击队在哪？

程柏山：哈……你問游击队嗎？游击队馬上就要来消灭你們！这里是密林絕路。只許进来，就别想出去，你們快交枪吧！

鬼子軍官：（怒喊）渾蛋！（掏枪击程，朴急跑上前，推开程，用自己的身体挡住了敌人的枪彈。朴中彈后，慢慢倒下，程急向前扶住）

程柏山：大嫂！大嫂！

朴云姬：老程！（昏去）

程柏山：野兽！（起身冲向鬼子，被鬼子士兵架住）

鬼子軍官：你要找死嗎？那倒容易。来！（对鬼子們）把他先給我綁起来！（众鬼子將程綁在一棵大樹上）沒那么便宜的。（对二狗子）不能叫他这样死，我們得留个活的，等天亮再說。命令大队加强警戒，其余原地休息！

二狗子：是！

〔众下，二鬼子士兵，在大樹左右巡視，月西沉，舞台轉暗。〕

程柏山：（唱）夜昏昏，月西沉，

陣陣秋风扫森林。

‘树下倒卧着老战友，

血染白山情誼深。

为抗击日寇她来到中国，

与我們并肩作战打击敌人。

我本想騙敌人把大嫂救，

誰想到她为救我舍命喪身。

鴨綠江兩岸多少優秀兒女，

戰鬥中結下了骨肉情深。

鬼子啊！

任憑你繩索綁的緊，

捆不住我為革命一片忠心。

想辦法逃出去傳遞音信，

找來咱游擊隊消滅敵人。

朴云姬：（唱）天昏昏，地沉沉，

戰友的生死叫我掛在心。

強打精神四處望……

程柏山：大嫂！

朴云姬：（壓過來）老程！

（唱）鬼子的子彈可曾傷你身？

程柏山：大嫂，你怎麼樣？

朴云姬：不要緊，老程！我們不能這樣等著。快給大隊遞個信去，這是消滅鬼子的好地方。

程柏山：可是……

朴云姬：我給你解開。（爬向前，用臂咬開繩扣）你快走！

程柏山：不！咱們一起走！

朴云姬：老程！任務要緊！（被鬼子發覺，其中一鬼子沖了過來，緊急忙按原位置靠在牆上。朴仍伏在地，當鬼子走近朴眼前，朴猛將鬼子雙腿抱住。鬼子摔倒，程上前奪去手中槍，朴從鬼子腰中掏出手

榴彈。鬼子大叫，众鬼子齊出，朴挺身而起。拉開手榴彈，邁向敵羣，程趁機逃出）老程，快走！我掩護你……打倒帝國主義！（將手榴彈投去，手榴彈開花，敵羣倒下。朴云姬從敵尸中拿起一枝槍，慢慢地站起來）

（幕）

第三場 遣子

人 物：張母（程妻），張根（金星），王支書，小王，男女羣眾。

時 間：一九五〇年，深秋。

地 點：鴨綠江畔某農村，張大娘家。

〔在鑼鼓聲中幕啟。〕

〔張根焦急地上。〕

張 根：（唱）可恨那美國鬼子侵略朝鮮，

把戰火燒到了鴨綠江邊。

派飛機投炸彈烟火弥漫，

燒毀了房屋和莊田。

青年們怒填胸膛爭上前綫，

妻送郎母送子鑼鼓喧天。

〔妻送郎、母送子，送參加志願軍的羣眾走過，小王手拿大紅花跑